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九

陸澄字彦淵吳郡吳人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於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衮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

太子禮絕羣臣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各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丞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澄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曰昔曹志繆悅為此官以

君繼之始無愸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闥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

南齊書備澄言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

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竟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曰王庾皆儒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顔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

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
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
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
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
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
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
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
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顧益以

范甯糜猶如故顔論闕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
穀梁劣公羊為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有何休
恐不足兩立必為范善便當除糜
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
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
帝典儉答曰易體為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
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
書無俟兩注存糜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

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

南齊書無位字當從齊書

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語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

所遺漏數百千條昝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褋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二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去轉散騎常侍秘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澄當世稱為

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亡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首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卒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遂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玄孫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

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目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

侍養十餘年不仕齊高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齊高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為齊高所賞引為太傅東閤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録慧曉與張融並宅共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帝為

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
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
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
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加之
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
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少名謂司徒竟陵王
子良曰烏能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
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帝問

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帝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

南齊書載融言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子明左軍長領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西王錄冠軍長史江夏王鋒內史行郢州事慧曉立身清肅僚

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
有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
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
人生可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累遷
吏部郎尚書令王宴選門生補内外要局慧曉為用數
人而止宴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
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
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

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諧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累遷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

愚按慧曉家三世爲侍中獨是公幾得復失亦一惜

也

令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為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鎮俄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謂三陸初授慧曉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美如畫位至蜀郡太守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

無遺脁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梁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秀主簿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己賦贈昉昉因此名以答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儒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宏東曹掾梁武帝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為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

十四累遷太常卿卒子瓚早慧七歲通經爲童子郎卒
次緬似倕一視殆不能别倕兄子繕字士儒父任御史
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掌
東宮官記魏平江陵繕徵服遁還鄴紹泰元年除司徒
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文帝嗣位累官
中庶子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閒雅趨步躡履
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
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居之太建中歷左僕射參

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
安以縉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縉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
殿內進止有父風孝宣因賜名辯慧字敬仁慧曉兄子
簡另見簡子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
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暠之表薦厥州舉
秀才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
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
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

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宫商識清濁特能識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宫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

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棻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黄摘句著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

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耶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商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

者亦執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語診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屈壤隔何獨宮商律吕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

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文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過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

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由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與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全辯

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昌導而脩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業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聞被誅

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卒年二十八集行於世時
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
殊常官至驍騎將軍弟絳見孝義弟褒字師卿厥第四
弟本名袁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褒梁武帝乃改為
褒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褒起家著作
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褒業行啟武帝引與遊處自廬
陵王綸起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為揚
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

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者褒母年八十與蕭琛傅昭陸
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褒母常猝患心痛醫
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
詣門貸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褒孝感
所致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褒年已五十
毀瘠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大通七年為鄱陽内
史先是郡人鮮于琛服食脩道法常入山採藥拾得五
色幡眊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

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襲先率民吏脩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鄱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人無横死頼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二人感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

還因相親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讐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郡民李覜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爲度支尚書侯景圍台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墓

下一夜憂憤卒羸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

顔氏家訓曰雖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舉家惟以搯摘供廚

侯景平孝元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襄兄完歷瑯邪彭城二郡丞子雲公字子龍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偉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為平西湘東王繹行

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
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為
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
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嘗夜侍坐武官觸燭火
帝咲謂曰燭燒卿貂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
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
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時雲公年位尚
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為湘川與雲公叔襄兄

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黄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寳實有識同悲

梁書又載書曰平生知交零落稍盡老夫記憶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遇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又曰京洛遊故咸成雲雨惟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跡之外不為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如何此别永成隔世

其為士流稱重如此有集行世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

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釆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棊品到溉朱異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都下號曰神童異言之帝名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毁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祐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爲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敕

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孝宣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孝宣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玆選雖階次小踰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太建中累中庶子領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誥初瓊父雲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率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至德勒成一家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鑒先是吏部

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表憲舉瓊孝宣末之用至
是居之號為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
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
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
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侍東宮母隨在宮舍
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
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世子從典字由儀幼
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田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

致十二作柳賦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郡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瓊從父弟琰字温玉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大器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伯茂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

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典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業而厚卒琰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為武陵王伯禮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欲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

舉秀才遷東宮學士兄琰時為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强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時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卒太子為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陳書載後主書曰吾學術不建古人欽賢慕士茲情尤篤梁室亂離書史殘缺末生後學非無牆面卓爾

出羣斯人而已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一襃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艷什迭至鋒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玩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遠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恬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

摧遼從短運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
泫絶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
從言不寫意

至德二年追贈光禄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父旻
子梁大匠卿玠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宫
徵為管記仍兼中書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
解衣贈之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
卿有集十卷玠從父弟琛父丘公臨川王長史琛少警

儉事後母以孝聞

陳書曰世祖為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

詞采由是知名

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

頗疎坐泄禁中語賜死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建康令清平無私元嘉

十五年除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

詠二十三年為益州刺史亦加督郵隱有方威惠兼著

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家無餘財帝甚痛惜之父敵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梁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悻直無所顧望時山陰虞廣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帝聞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帝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

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不畏強禦為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為下所稱後卒於金紫光祿大夫特進謚曰質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籓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

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
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黄金五十斤時方之疏廣
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
羣賢並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書成命湘東王
繹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
十人以比王象劉邵皇覽云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用不合今書廚得所譏矣叔明持
身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罩諒直見稱罩

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徵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
果上云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五十

庾杲之 叔父蓽　王諶 從叔摛　何憲 孔逷

孔珪 南齊書孔稚珪即孔珪

劉懷珍 子靈哲 從子懷慰 懷慰子霽 杳 歊、懷珍從孫訏 懷珍族弟善明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父粲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

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嘗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杲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乃用杲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渌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時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書美之歷御史中丞參大選美
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
南齊書曰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坐云云不言柳
世隆
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其華采陛下故當與
其即真帝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許其假職若
以即真當在胡諧之後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羣臣曰
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荅王儉因目杲之杲之從容曰陛

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後豈臣子所仰量時人雅
嘆其辯答昺之嘗兼主客郎封魏使使問昺之曰民間那得
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
家賣宅耳魏使縮鼻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昺
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後卒於太子右衛
率加通直常侍帝甚惜之謚曰真昺之叔父華字休野
南齊書曰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華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
瘠為州黨所稱

仕齊為驃騎功曹史博渉羣書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後為荆州别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絶請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勲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王憺為州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大怒召華責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華曰府是

尊府州是蓽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行
郡府事時承彫弊後民間凶荒米斗至數千民多流散蓽
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經日不舉火太守永
陽王子珉聞而饋之蓽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斂柩
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蓽為西楚
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蓽早歷顯官鄉人樂藹
有幹用素與蓽不平互相凌競藹事豫章王嶷嶷薨藹仕
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蓽為州別駕益忽

鵲及梁武踐祚鵲以西朝勲爲御史中丞革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徵有遣帝以詔其鄉人使宣旨誨之革大憤發病卒子喬復爲荆州别駕時梁孝元爲荆州刺史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孝元勅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話爲鴈行孝元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還家慙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喬子貴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

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貴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克江陵卒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終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為湘東王彧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即位是為明帝除司徒參軍兼中書舍人諶有學義見遇親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棊置圍棊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棊州都

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後為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摠明觀也遷黄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嶷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明世甚委任之歷黄門郎太子中庶子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三任王府長史行南兖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諶從叔摛以博學

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隸事自此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所以隸示之曰卿能奪之手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奥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為秣陵心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

犯法敞為之請擒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慙譖之明日
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
融上金天頌擒曰是非金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為永
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灊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秘
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
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
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顧與為友憲

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於魏時又有孔逷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齊高謂王儉曰逷真所儀曹儀不忝厥職也建元中儉為宰相逷常謀議幄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帝曰臣有孔逷猶陛下有臣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逷何憲為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為撰祭文

孔稚圭

南史作孔圭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父靈產泰始中晉安太守有隱遁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齊高曰攸之兵衆雖强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齊高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簏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

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贈君古物當世榮之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舉秀才遷殿中郎齊高為驃騎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删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録其允衷取張裴注三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

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考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録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

南齊書載表曰臣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律文雖定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

約例廣疑以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網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裹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干和氣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幷生靈昏心狠態吞剥氓物害理殘其文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

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已血濺九泉矣尋古名流多有法學釋之定國聲光漢臺令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恐此書永墜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冑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作其術然後姦邪無所逃刑惡吏不能藏詐矣臣謬司大理所奏繆允者宜爲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

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
處法職以勸仕流
詔報從之事竟不行建武初為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穉
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
南齊書載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今之議者咸以
丈夫之氣恥居物下謂請和示弱良非國計臣以為
戎狄獸性本非人倫唯宜勝以深權制以遠算豈足
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

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蟲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
與兢逐漢高横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
屈凌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早辭厚禮寒
山無靄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
女以通好長轡遠馭于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
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大事匈奴連兵積
歲轉戰千里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
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

數遂使國儲空懸户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鄴羣胡沸亂羌狄山横山淵反覆黔首塗地近元嘉不量復挑疆畝遂迺連城覆徙鹵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令烽亭不静五載於斯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書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

耳或云遣使不受則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
耻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
使不反曾何取憖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今宜早
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
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
奪其䰟斷糧道以折其胆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
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表詒馹輕驛辯辭
重幣陳列吉凶鹵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

和必矣彼言戰旣殷動臣言和亦慷淵伏願察兩塗
利害檢二事多少
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
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琊王思遠廬江
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
酌傍無雜事門庭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
爲陳蕃乎稚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

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沮軍緩邁遽止於此遂進至黔陬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洋水衆謂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國政宜簡精銳掩其不備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僞東萊太守鞠延僧以數百人據城又劫留高麗貢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詣建康文秀聞諸城皆敗遣使請降懷珍乃還

後出為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起兵懷珍遣子靈
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
南齊書曰攸之在荆楚朝廷疑惑懷珍遣使致誠於
武帝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獨懷
珍曰攸之矜躁風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
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數千衛京
師
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齊高進平南

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為舍人懷珍為直閤
相早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齊高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
送與懷珍別懷珍報百疋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
中騎是以與君君報百疋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
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
少及齊高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
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
高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

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進送晃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不必應爾鄉是其鄉里故遣鄉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爭為臣吏以懷珍為宋臺右衛懷珍謂齊高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手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封霄城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曰敬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

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黃衣
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
南齊書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
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愈藥似竹根於
齋前種葉似蘘荷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
所獲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
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
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使北者

請之魏人送還南襲懷珍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懷珍從父弟峻另見從子懷慰字彥泰父乘民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齊高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帝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帝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

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治城郭安集民居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又有餉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其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達意高帝聞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頴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冊府元龜曰時薛淵爲冠軍將軍魏遣薛道摽攻壽

春帝以道標淵之近親敕懷慰曰聞道標兒婦並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可多方誤之縱不全戾使豺狼疑惑令為淵書與道標示交曙意魏得書果追道標以它將代

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子敬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杳歊霽字士烜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

家貧與杳厲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
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齊前後宰二邑並以和
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齊年已五十衣不
解帶七旬誦觀世音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
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為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
齊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
緒致書抑譬焉齊思慕不已未終喪卒著釋俗語八卷
集十卷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

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
中為宣惠豫章王綜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
任昉每有遺忘皆訪問之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
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
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彞皆刻木為鳥獸
鑿頂及背以出納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
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
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子遺器知非

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
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
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
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
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贊
於壁仍報杳書共相歎美
梁書云君惠以二贊辭采妍富句韻之間光影相照
便覺此地自然十倍

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榙酒而作㮰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吝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

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擯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杳脈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嘆曰可謂得所未

閑周捨又問杳尚書著紫荷槖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

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槖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常昭

張晏注並曰槖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

又以訪杳尋左周捨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

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之後詹事徐勉舉杳及顧

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綱府參軍兼

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嘆曰郊居

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

議專委杳為餘姚令湘東王繹發教褒其清潔大大通
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
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
瓠食器因以賜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
人例無傳者敕特留杳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
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
東王繹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卒杳

治身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
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
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撰要雅五卷
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
今四部目書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歆字士光生
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
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
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答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

理家人異之謂爲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要而仕與
族弟許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奉母
凡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猷
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夢猷進藥及翌日
轉有間致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
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嘆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
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齋否從官少時好施務周人之
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

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

著草終論以為

梁書載其言曰昔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

莊周云生為徭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

也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憲曰夏后

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

兼用之示民疑也有無之辨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

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

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
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絶滅當其離此之
日識用廓然夏后明器示其復反即彼之時魂靈知
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
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
人有兼用之禮不其然乎若廢偏携之論探中途之
旨
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無依知以

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

梁書曰神已適彼祭何所祭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何補於已還之神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生平之志得矣然積習坐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辱務存儉易進不保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

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知之況為吾人無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

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許之疾歒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歒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兄仲供養歒歸泉何憾願深割無意之悲十八年卒年三十二始沙門釋寶誌遇歒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

學道清淨登山如此三説歆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
栽柿歆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勿言至秋亡人以
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歆可入隱逸以其三鴈行同美故不欲離之也
先是有大中大夫琅琊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
得設復魂旌旐一蘆葵藉下一枚覆上五氣絶便沐浴
籃輿載尸還中侯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
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

素氣絕使沐浴藉以二蘆蓆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
生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從有不
從令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
鼠發已已甚父可訓子子亦不可行外內易棺此自奉
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
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申
情二可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許字
彥度懷珍從孫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許幼稱純孝數歲

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
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
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幫
爲聘妻克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
稷爲主簿主者檄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
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
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
族兄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訏

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猷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猷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訏嘗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間意氣彌遠或遇之皆謂神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訏處之晏然人不覺

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慍色每於可航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歸重天監七年卒於歊舍臨終執歊手曰氣絶即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善明懷珍族弟父懷民仕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善明少時靜處讀書刺史杜

驎聞名候之薛不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强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叛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内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效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客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

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旋凡乘民又聚渤海海以應
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
民為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
無樹木明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為直閤將
軍五年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衣布疏
食哀戚如持喪帝每見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
哀善明心事元徽初將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

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蒼梧王新立羣
臣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委身歸城出為西海太守行青
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墨鄉里泰始
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在淮
陰北其所為引為安成王撫軍參軍蒼梧肆暴齊高憂
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又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
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
南齊書載善明言曰宋氏將亡愚知所辦胡虜若動

反為公患公神武世出當靜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
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獗
高帝納焉蒼梧見殺善明為齊高驃騎諮議南東海太
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入討齊高深以為憂善明獻計
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苞藏異心於焉十年性
既險躁才非持重起兵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
一闇於兵機二人情離怨三有掣肘之患四天奪其魄
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

冊府元龜曰昔謝晦失禮不鬬自潰盧循垂道雖衆
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憑
按善明數言不識逆順特錄之以著其背
此已籠之鳥耳事平齊高名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
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
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
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善明答
曰我本無宦情幸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既天地廓清

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齊高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之祿召謂曰淮南近畿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卧理之乃代明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善明至都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一為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二為京都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意量賜三為宋氏赦令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四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

諸城應宜嚴備五為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六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七為帝子王女宜從儉約八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九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十為革命惟始宜擇才辯北使十一為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甿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帝優詔答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

以接鄰國帝答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舘以待遐荒皆
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
敎公卿宣陽門令敎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
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
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居家當孝作吏當清爲子
孫楷栻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賂崔祖思怪而問之
答曰管子云吏吾知我因派泣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
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

不煩俸禄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舊因相勗以忠槩

南齊書戴善明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吾以絜瓶小智名參佐命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羮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藩不與台輔别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無猜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

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泰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遺遊辨之人為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及聞祖思死慟哭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葬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烈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宅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封豐陽

男卒於己酉梓潼二郡太守帝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觀夫[illegible][illegible]風流所得休野行己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履所[illegible]道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贇斌斌則宋年[illegible]時移三代或隱節而高或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其斯門乎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